



编者按:

再过几天,2015年就将成为一个年份数字,被载入史册。对漫漫历史长河来说,它或许渺小得不值一提。但对身处其中的我们而言,它又承载着太多挥之不去的记忆。自今日起,本报推出《2015,晚报与您同行》回眸系列篇章,从平凡人物、城市建设、社会民生、经济发展、文化往事等多个视角回望2015年,敬请关注。

以追寻还原抗战,以泪水致敬阅兵,见证永不磨灭的国家记忆;
用文字推介家乡,用身影守护丹江,彰显大爱报国的南阳担当——

面孔里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刘娜

核心提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天安门广场胜利大阅兵、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一周年……回望2015年的这些国家大事,一副副熟悉的面孔在脑海中闪过。这些或年轻或苍老的容颜,彰显了盆地人的无畏担当,也书写了南阳人的家国情梦。

军人的荣耀



卢宛峰(资料图片)

这是一副英俊的面孔。

这面孔曾定格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运会的升旗仪式上,曾出现在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女兵方队的训练场,也曾奔波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济南军区轮式装甲突击车方队的训练地,还曾荣登权威媒体的门户网站……

在新闻图片里,这张被晒得黝黑依旧英气逼人的面孔,因带有滚烫的汗珠、无言的大

吼与刚毅的神情,被网友称为“最帅的80后军人”、“男神级教官”,以独一无二的帅气与令人叹服的本领,成为南阳乃至河南人的骄傲。没错,这面孔,属于退伍军人卢宛峰。

作为三军仪仗队前队员,已退伍5年的卢宛峰,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再一次穿上戎装重返军营,以大阅兵教官的身份见证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为出色完成任务,

曾荣立个人二等功的他,在苦练备战的5个月里,不敢有丝毫懈怠,认真备课,严厉带兵,与士兵一起披星戴月每天训练十余个小时,只为9月3日那天那短暂又荣耀的片刻。

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是新中国历史上第15次大阅兵,也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2次大阅兵。“对于军人来讲,这是何等的荣耀。”这个12月,面对记者,28岁的卢宛峰说,大阅兵

时,他坐在装甲车内,与第八方阵第七方队的轮式装甲突击车方队一起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那一刻,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交织碰撞,不停激荡他的胸膛:“激动的泪水,刷一下就来了。”

任务完成,角色回归。作为南阳工业学校的老师,完成国家任务后的卢宛峰回到南阳,在教书育人中寻找自己。他说,那定格于2015年9月的至高荣誉,已铸就他的历史,融入他的血液。

农民的致敬



华中强 刘娜 摄

这是一副坚毅的面孔。

这面孔曾奔走于西峡县重阳镇的沟沟坎坎,曾闪现于南阳多个抗战遗址纪念地,也曾出现在百余位幸存老兵及知情人士的家门口,还曾登上中新网、新华网的显著位置……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张布满岁月操劳痕迹的面孔,总紧锁双眉,一脸思虑。今年8月,当这张面孔与纪实文学《侵华日军的滑铁卢——西峡口抗战纪实》一同走进公众视野,很多人记住了这样一个常见又响亮的

名字——华中强。

45岁的华中强是西峡县重阳镇寺沟村人。他的伯父华德生在抗战时参军至今下落不明。作为老兵的后代,还原70多年前那场不屈的山河记忆,是他的心结亦是他的梦想。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踏遍家乡的千山百沟,访遍幸存的知情人士,记下口口相传的抗战故事,翻阅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在枯坐一个个孤独长夜后,将70多年前20万西峡儿女以血肉之躯把日寇挡在

西峡口之东的悲壮历史,写成22万字的《侵华日军的滑铁卢——西峡口抗战纪实》。

这本在2015年修订再版的书,不仅首次以正规出版物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向世人介绍了西峡口抗战之始末,而且以充分的史料证明:西峡口抗战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枪,是唯一举行战地受降仪式的地方,是这场全民族抗战中历时最长、日军输得最惨的一次战役……

一位南阳农民为历史正名的疾呼,引起了史学界、教育界

的关注。广西师范大学的李闰华博士驱车千余公里到西峡拜访华中强,中新网、新华网、人民网纷纷报道他的事迹。一位靠种植香菇养家糊口的南阳农民以追导致敬国家记忆的行为,令很多人赞叹不已。

“俺不为出名,只为让更多人了解西峡口抗战。”面对本报记者,回望2015的华中强露出南阳农民坚韧又朴素的本色。其实,在这场全民纪念的70周年祭里,追寻真相还原历史的,又何止农民华中强一个人。

移民的守望



刘爱江 杨冰 摄

这是一副温暖的面孔。

这面孔长在丹江畔,曾被丹江的风吹得皲裂,又被丹江的水浸得红润。这面孔为南水北上迁移他乡,因想念江水回到江畔;因背井离乡伤心哭泣,因世纪梦圆泪流满面……这是一位母亲的面孔,也是一位移民的面孔。如今,这面孔依旧朝丹江心怀大爱。

这面孔,属于56岁的护水队员刘爱江。

老家在淅川县马蹬镇向阳村的刘爱江,自出生就与丹江结下不解之缘。1959年10月,

她就在丹江口大坝建设工地上出生——她的父亲刘玉汉与母亲任菊华都是大坝的建设者。为纪念那段艰苦的岁月,父母为她取名“爱江”。

半个多世纪里,丹江水位一次次升高,大坝一次次加固,刘爱江和家人也被水撵着搬了三次家——前两次是后靠,最后一次搬到距离丹江百公里外的社旗县大冯营乡向阳移民新村。“喝惯了丹江的水,听惯了丹江的涛声,真舍不得离开呀。”这个12月,刘爱江对本报记者说。2013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

式通水进入倒计时,为保护水源地的一泓清水,淅川县启动千人护水行动。闻讯,刘爱江回到丹江畔,成为2000名库区护水队员中的一位。清理垃圾,打捞漂浮物,水上救护,成了她乐此不疲的日常工作。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为护水,她曾在捡垃圾时跌入深沟被碎玻璃扎得浑身是伤,也曾在大雨中被水卷走(后被同事救出)仍攥着垃圾袋不放……

江水浩荡北上,护水任重道远。2015年12月12日,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一

周年。如今,义务宣传护水,成了刘爱江工作之余最重要的事儿。她自编自演《护水之歌》系列,以快板、对口词的形式,动员更多人爱水、惜水、节水、护水。

怕她累着,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和在苏州工作的小儿子,都劝她辞掉工作,争着接她去家里住,被她一一拒绝了。

“俺哪儿也不去,俺这辈子就这样守着咱丹江。”望着烟波浩渺的丹江,刘爱江笃定地说。那神情,俨然在说自己最大的骄傲与希冀。(21)